

# 简牍所见秦汉法律诉讼中的乡

◎ 孙闻博

**【摘要】** 秦代，乡仅参与并协助县廷开展司法活动，无受理权；但其从事的调查取证已形成相对固定的程序。西汉初年，国家对乡相关权限的规定与秦接近，但乡在特别情况下可受理诉讼已被纳入法律规定。西汉中期以后，乡在地方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有所突出。居延汉简《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》显示，东汉初县廷接受的诉讼有时会直接交由下辖乡来处理，受委托的乡可能具有一定的案件审判权。

**【关键词】** 秦汉；诉讼；民事诉讼；县；乡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** K877.5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 1008-0139(2011)01-0137-5

秦汉法制史研究中，地方社会的法律诉讼是一个重要方面。而“乡”作为最基础的一级地方机构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值得关注。这里尝试利用简牍资料，对这一时期地方法律诉讼中“乡”的地位、作用进行探讨，以期增进对相关方面的认识。

## 一 “辞者辞廷”：也说秦代法律事务中的县乡关系

秦代地方诉讼中，县为最低一级受理与审判单位<sup>①</sup>，而乡吏仅参与及协助县廷的司法活动，无

决狱审判权<sup>[1]</sup>。睡虎地秦简《封诊式》有对案件处理程序的记录。其中《讯狱》提及的具体要求中，审理案件称“讯”，《封诊式》其后的各个案例中多次提到了“讯”问嫌犯。县廷受理后多派令史调查取证，执捕嫌犯。如《盗自告》“即令[令]史某往执丙”（十六），《争牛》“即令令史某齿牛，牛六岁矣”（二四），及《贼死》、《经死》、《穴盗》、《出子》等皆如是。而从《告子》案件受理后“即令令史已往执”（五〇），诣送廷后，为“·丞某讯丙”（五一），及《出子》条后半部分有“·丞某爰书：令令史某、隶臣某诊……”（八七）来

<sup>①</sup> 战国时楚国已如此，参见陈伟：《包山楚简初探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47页。

〔作者简介〕孙闻博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，北京 100871。

看,法律文书起草及案件办理多由县丞具体负责。《封诊式·告臣》、《黥妾》提到的“·丞某告某乡主”(三九、四〇、四三),及《封守》“乡某爰书”中“以县丞某书……”(八)也显示这点。《续汉书·百官志五》县乡条云“本注曰:丞署文书,典知仓狱”。据上,秦时已如此。

《封诊式》又记:

有鞠 敢告某县主:男子某有鞠,辞曰:“士五(伍),居某里。”可定名事里,所坐论云可(何),可(何)罪赦,或覆问毋(无)有,遣识者以律封守,当腾,腾皆为报,敢告主。(七)

覆 敢告某县主:男子某辞曰:“士五(伍),居某县某里,去亡。”可定名事里,所坐论云可(何),可(何)赦,[或]覆问毋(无)有,几籍亡,亡及通事各几可(何)日,遣识者当腾,腾皆为报,敢告主。(十三、十四)<sup>[2]</sup>

学界据“敢告某县主”多以此为乡提供给县的文书。或可讨论。按上引两文书格式基本相同,首末均作“敢告某县主”、“敢告主”。正文先书嫌犯之“辞”,随后要求确定此嫌犯的姓名、身份、籍贯,曾经犯有何罪或经赦免,并查问还犯有其它问题。前一则提到派了解情况的人查封看守,后一则还要了解嫌犯在籍簿上曾记录过几次逃亡及其具体天数。依文意是在请求县廷给予调查并提供资料,不类上行文书。又,这里需明确“敢告”一语的使用。里耶秦简有:

三月庚戌,迁陵守丞敦狐敢告尉:告乡司空、仓主,听书从事。(J1(16)6B)

廿八年八月戊辰朔丁丑,酉阳守丞□敢告迁陵丞:主亭里士五(伍)顺小妾□余有律事……(J1(9)984A)

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,迁陵守丞色敢告酉阳丞:主令史下络帮直(值)书已到,敢告主。

(J1(8)158A)<sup>[3]</sup>

马怡先生注:“‘敢告’,公文用语,一般用于发给同等级官员的平行官文书。”<sup>①</sup>可从。《封诊式·迁

子》有“告法(废)丘主:士五(伍)咸阳才(在某里曰丙,……敢告主”。为咸阳长官移书废丘,属平行文书。又,江陵毛家园1号汉墓木牍“十二年八月壬寅朔己未,□乡畴敢告地下主,……敢告主”<sup>[4]</sup>,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竹牍“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……敢告主”,及江苏邗江胡场五号墓木牍“七年十二月丙子朔辛卯广陵宫司空长前丞□敢告土主”<sup>[5]</sup>。上述均属告地书,其书写模拟现实,可参考。而这些同样属平行文书。故《封诊式》这两则材料,当视作它县或与县平行相关机构移书于嫌犯原居县的文书范本。

县廷开展调查的文书则见于《封诊式·告臣》、《黥妾》,开头为“·丞某告某乡主”,具体要求有:“其定名事里,所坐论云可(何),可(何)罪赦,或覆问毋(无)有,甲赏(尝)身免丙复臣之不(也)?以律封守之,到以书言。”(四十、四十一)或为“其问如言不然?定名事里,所坐论云可(何),或覆问毋(无)有,以书言。”(四四、四五)均是将任务派给了乡。而将这些文字同《有鞠》、《覆》对照,可以看到其遣词用语较为接近,说明调查类文书的书写在秦代已形成相对固定的格式。真正属于乡回复县的文书,《封诊式》中主要为《封守》与《亡自出》。《封守》言“乡某爰书:以某县丞某书,封有鞠者……”,显然是“敢告某县主”要求的“遣识者以律封守”,及县下达至乡的“以律封守之”的执行记录。而《亡自出》则记:

亡自出 乡某爰书:男子甲自诣,辞曰:“士五(伍),居某里,以乃二月不识日去亡,毋(无)它坐,今来自出。”·问之□名事定,以二月丙子将阳亡,三月中逋筑宫廿日,四年三月丁未籍一亡五月十日,毋(无)它坐,莫覆问。以甲献典乙相诊,今令乙将之诣论,敢言之。(九六、九七、九八正)

这里男子甲“自诣”于乡,及“辞曰:‘士五(伍),居某里,以乃二月不识日去亡,毋(无)它坐,今来自出’”,值得注意。《封诊式》有《自告》“□□□

① 不过,联系“某县主”指某县负责官吏,简J1(9)984A似当断句作“酉阳守丞□敢告迁陵丞主:亭里……”,J1(8)158A当作“迁陵守丞色敢告酉阳丞主:令史下络帮直(值)书已到”。

爰书：某里公士甲自告曰：……即令[令]史某往执丙”，仍是“自告”县廷。则这里“亡自出”诣乡应不合常制。《亡自出》“·”后记乡吏询问男子甲，使用“问之”而非“讯”，也暗示这一点。不过，这里乡吏询问的内容，如“□名事定”，“以二月丙子将阳亡，三月中逋筑宫廿日，四年三月丁未籍一亡五月十日”，“毋（无）它坐”，“莫覆问”，及“以甲献典乙相诊，令令乙将之诣论”，与前论县派乡所作的调查多可逐一对应。乡一级机构在工作程序化发展的同时，实际上为其将来承担更多相关事务提供了可能。而“自诣”于乡的行为本身还说明，这一级机构在民众观念中拥有相当的地位。

## 二、“乡官谨听”：西汉初年地方诉讼中的“乡”

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·具律》记：

诸欲告罪人，及有罪先自告而远其县廷者，皆得告所在乡，乡官谨听，书其告，上县道官。廷士吏亦得听告。（一〇一）<sup>〔6〕</sup>

关于这则律文的理解，虽多倾向汉初乡有受理权，而无裁定权<sup>〔7〕</sup>；但也存在“秦时的乡啬夫只能算协助执法，而非独立审判。汉初之乡则有独立审判的职能”的认识<sup>〔8〕</sup>。这可能因为时代稍晚的居延汉简《责寇恩事》册书出现有“召恩诣乡”，“以……之律辨告”，“乃爰书验问”等内容，显示乡遵照一定程序进行了审理；结尾引“廷移甲渠候书”且有“书到，验问、治决言”语。故此问题仍需审视。

《二年律令·具律》曾提到：

县道官守丞毋得断狱及（谿）。相国、御史及二千石官所置守、段（假）吏，若丞缺，令一尉为守丞，皆得断狱、（谿）狱。（一〇一、一〇二）

这里的“守丞”指县丞离署外出时的代理者，一般承担起多种事务。但简文开头即明确表示“守丞”没有权力断狱及谿案。下文还说如中央或郡守所置的县守令、兼吏或县丞出现官缺，可暂令一县尉

作为“守丞”来“断狱”、“谿狱”。处理文狱固非县尉本职，而这里令县尉代行，说明狱事重于一般文案，处理上非常慎重。这种理念指导下，很难想象“乡”也具有这种权力。

《二年律令·具律》叙“乞鞠”制度，提到“罪人狱已决，自以罪不当欲气（乞）鞠者，许之”。具体程序上，下文规定“气（乞）鞠者各辞在所县道，县道官令、长、丞谨听，书其气（乞）鞠，上狱属所二千石官，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。都吏所覆治，廷及郡各移旁近郡，御史、丞相所覆治移廷”。这里县道官“谨听，书其气（乞）鞠”，并“上狱属所二千石官”，与前举“乡官谨听，书其告，上县道官”的表述相近。而从“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”看，复审权显然在郡级以上。这既暗示“一审由县级执行”，也表明“谨听”“书其告”属于立案性质的受理，而非涉及裁决的审判。

而上引所谓“廷士吏亦得听告”也值得注意。士吏在秦及西汉初年，于县一级往往多见，是当时基层社会军事因素多存的体现。西汉中期以后，已仅见河西汉简所反映的边地军事组织。依字面，这里“廷士吏”“应是指县廷中之士吏”<sup>〔9〕</sup>。不过，边地士吏作为候官属吏，往往分派驻部隧，监督候长、候史、隧长的日常相关工作<sup>①</sup>。候官与县属一级，部则大体对应于乡。则“得听告”的士吏也应是县吏而行乡者。这与“乡官谨听”后，即紧接叙及也相符合。

西汉初年，乡在地方法律诉讼中的权限与秦代实相差不大，但特殊情况下乡（包括乡吏与行乡之县吏）可受理地方诉讼已被纳入法律规定。

## 三“诣乡”“验问”：西汉中期以后“乡”角色管窥

《汉书》卷一九上《百官公卿表上》“啬夫职听讼，收赋税”，向为治史者熟知。但与前论对照，这里叙乡啬夫职责首列“听讼”，是值得注意的。《后汉书》卷四一《第五伦传》“伦后为乡啬

① 王国维、陈梦家、劳榦、李均明等学者均有论及，近来黎明钊先生更作了进一步综合研究。黎明钊：《士吏的职责与工作：额济纳汉简读记》，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第48期，2008年。

夫，平徭赋，理怨结，得人欢心”，所言“理怨结”与上相对应。又，《后汉书》卷八三《逸民传》有“党诣乡县讼，主乃归之”。作为上诉之所，乃乡、县并举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会稽典录》：“郑宏为灵文乡啬夫。民有弟用兄钱者，未还之。嫂诣宏诉之。”<sup>[10]</sup>按“讼”的含义如前一般较广，但狭义上与“狱”对照，更偏重民事诉讼。上述史料一定程度反映当时乡在一般民事纠纷中所扮演的角色。

《潜夫论》卷四《爱日》出现有“乡亭部吏足以断决”语，又特别说道“夫直者贞正而不挠志，无恩于吏。怨家务主者结以财货，故乡亭与之为排直家，后反复时吏坐之，故共枉之于庭。以羸民与豪吏讼，其势不如也。……非独乡部辞讼也”<sup>[11]</sup>。主要显示乡吏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。同书卷五《断讼》：“今一岁断狱，虽以万计，然辞讼之辩，斗贼之发，乡部之治，狱官之治者，其状一也。”<sup>①</sup>这里“一岁断狱”与“辞讼之辩，斗贼之发”连叙，末尾且将“乡部”“狱官”并举，同样值得思考。这一时期“乡部”在地方诉讼中虽很活跃，但似不涉及刑事诉讼。又，《论衡》卷二九《案书》有“卿决疑讼，狱定嫌罪，是非不决，曲直不立，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”<sup>[12]</sup>，同卷《对作》“文吏就狱卿之事，覆而考之”<sup>②</sup>，及卷三〇《自纪》“狱当嫌辜，卿决疑事”<sup>③</sup>。这里多次出现的“卿”，有学者指出乃“乡”字之讹<sup>[13]</sup>。而将这里“(卿)[乡]决疑讼”，“(狱卿)[乡]决之事”及“(卿)[乡]决疑事”与前引《潜夫论》对照，其对“乡”作用的表述实际是较为一致的。关于“决”，注引《淮南子》高诱注：“决，断也。”而龙岗秦简有“□未央(决)而言者，贲二[甲]”(二〇二)，“罪者狱未央(决)”(二〇四)<sup>[14]</sup>。整理者注后者：“决，决狱，判决狱讼。”又，前引《二年律令·具律》“罪人狱已决，自以罪不当欲气(乞)鞠者，许之”，“狱已决

盈一岁，不得气(乞)鞠”(一一五、一一六)，及《收律》“有罪当收，狱未决而以赏除罪者，收之”(一七八)，其均有判决义，与“断”接近。则东汉时乡可以“断决”“辞讼”“决疑讼”，更显示其地位可能发生的微妙变化。

居延汉简有著名的《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》册书，同样涉及上述问题。甲渠候粟君告客民寇恩于县，县则令都乡处理。此册书分四部分，建武三年十二月乙卯，“都乡啬夫官以廷所移甲渠候书召恩诣乡”以下，是都乡验问后制作的第一份爰书。前引《二年律令·具律》有“上狱属所二千石官，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”。县上报“乞鞠”的案件，郡守是指派“都吏”办理<sup>④</sup>。居延汉简“驹罢劳病死”册书中，府接受放的奏记后是下奏记给候官，要求“验问明处”<sup>[15]</sup>。此处县廷令都乡处理，与上述行政操作类似。又，这里提到的乡是县治所在的“都乡”，有学者并指出“写移时间十二月辛未为十九日，与上一编‘戊辰爰书’只隔三天。三天之内，既有都乡与县廷的公文往复，又进行了一次验问，可见县廷与都乡官署相距很近”<sup>[16]</sup>。说明当时所实行已非汉初“远其县廷者，皆得告所在乡”的权宜性办法。

而下面几点同样值得注意。首先，乡验问寇恩的“十二月乙卯”及“十二月戊辰”两份爰书，开头均为“先以……律辨告”，裘锡圭先生指出“当是官吏在正式验问前先把有关法律给被验问的人讲清楚的意思”，并引《汉书》卷一下《高帝纪下》“吏以文法教训辨告，勿笞辱”以证<sup>[17]</sup>。其说可从。与秦及西汉初时的状况有别，这里“都乡啬夫”受县委托，所做当是具体的审理。

其次，“十二月辛未”文书末记有：“廷却书曰：‘恩辞不与候书相应，疑非实。今候奏记府，愿诣乡爰书是正。府录令明处。更详验问，治决

① 铎按：“狱官之治”，“治”字复上文，疑当作“决”。《淮南子·时则》“审决狱”，高注：“决，断也。”是其义。王符著，汪继培笺：《潜夫论笺校正》，第226页。

② 盼遂案：“狱卿”当乙为“卿狱”。黄晖：《论衡校释》（附刘盼遂集解），第1181页。

③ 注：“决罪曰当。”黄晖：《论衡校释》，第1196页。

④ 《汉书》卷四《文帝纪》“二千石遣都吏循行”。如淳曰“律说，都吏今督邮是也。闲惠晓事，即为文无害都吏”。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113页。



言。’”<sup>①</sup>这是“县廷第二次文书否定了都乡的第一次报告”，所言对象是都乡啬夫。其中有“明处”一语。《论衡》卷二九《案书》：“至于论，不务全疑，两传并纪，不宜明处”，注：“‘宜’当作‘肯’。处谓辨证也。《薄葬篇》：‘故其立语，不肯明处。’”<sup>[18]</sup>按其注可从。“明处”当作明确地做出判断讲。前面提到的“驹罢劳病死”册书，结尾有“验问明处”。昝山明指出是“要求对当事人进行调查，对案件作明确判决，并报告结果的文语”<sup>[19]</sup>。

最后，“十二月辛未”文书并提到所谓“更详验问，治决言”，且“廷却书”前尚有“廷移甲渠候书曰：‘……’书到，验问、治决言”，这应当是对都乡的通告和要求。前论“治”有审讯，治罪意，

“决”则有判决义。又据裘锡圭先生校正，文书最末有关文字作“写移书到，□□□□辞，爰书自证，须以政不直者法。亟报，如律令”，即居延县移书甲渠候官，要求其马上回报甲渠候的“自证爰书”以断案，而不是原来理解的县廷已经给出了最终判决。乡为县属，不能向与县平级的军事单位直接发送文书，故如“移名数”一般，由县廷发出。但从“今候奏记府，愿诣乡爰书是正”，即甲渠候上奏郡府，愿意前往都乡“爰书自证”来看，上述初步的判定很可能在乡。乡为县的派出机构，其受上级县的委托而审理案件，具有一定的审判权是可能的。

（附记：小文曾得蒋非非先生审阅，并提出宝贵意见，谨致谢忱。）

#### 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张金光. 秦乡官制度及乡、亭、里关系[J]. 历史研究, 1997, (6); 臧知非. 简牍所见汉代乡部的建制与职能[J]. 史学月刊, 2006, (5); 卜宪群.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组织的经济职能问题[J]. 史学月刊, 2008, (3).
- [2]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. 睡虎地秦墓竹简[R]. 文物出版社, 1990. 释文注释148, 150.
- [3] 马怡. 里耶秦简选校[A].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: 第4集[C]. 商务印书馆, 2007. 147, 151, 159.
- [4] 湖北省博物馆编. 书写历史——战国秦汉简牍[R]. 文物出版社, 2007. 75.
- [5] 李均明, 何双全编. 散见简牍合辑[M]. 文物出版社, 1990. 77, 102.
- [6]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. 张家山汉墓竹简〔二四七号墓〕(释文修订本)[R]. 文物出版社, 2006. 22-23.
- [7] 邢义田. 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》读记[J]. 燕京学报, 新15. 2003; 曹旅宁. 张家山汉律研究[M]. 中华书局, 2005. 102; 蔡万进. 张家山汉简《奏谏书》研究[M].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6. 130.
- [8] 臧知非. 简牍所见汉代乡部的建制与职能[J]. 29.
- [9] 邢义田. 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》读记[J]. 20.
- [10] 太平御览[Z]. 卷四〇三人事部四四“阴德”条. 中华书局影印本, 1960. 第2册, 1866.
- [11] 王符著, 汪继培笺. 潜夫论笺校正[M]. 中华书局, 1985. 216, 219.
- [12] [18] 黄晖. 论衡校释(附刘盼遂集解)[M]. 中华书局, 1990. 1172.
- [13] 裘锡圭. 《论衡》札记[A].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[C]. 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92. 111-112.
- [14] 中国文物研究所,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. 龙岗秦简[R]. 中华书局, 2001. 释文133-134.
- [15] [19] 昝山明著, 赵平安, 张溪渝译. 居延新简“驹罢劳病死”册书——为汉代诉讼研究而作[A]. 简帛研究译丛(第二辑)[C]. 湖南人民出版社, 1998. 189, 182.
- [16] 俞伟超. 略释汉代狱辞文例——一份治狱材料初探[J]. 文物, 1978(1).
- [17] 裘锡圭. 新发现的居延汉简的几个问题[A]. 古文字论集[C]. 中华书局, 1992. 614.

(责任编辑 邹一清)

① 释文断句据裘锡圭：《新发现的居延汉简的几个问题》，第310-318页。今按：“府录令明处。更详验问，治决言”，似当断作：“府录：令明处，更详验问，治决言。”